

未完的忏悔录

叶灵凤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



民国首版文学经典

未完的忏悔录

叶灵凤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未完的忏悔录 / 叶灵凤著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4.5

(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439-6187-6

I . ① 未… II . ①叶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 . ①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0296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 李 莺

封面设计: 周 婧

未完的忏悔录

叶灵凤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.375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6187-6

定 价: 50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出版說明

民國時期雖只有短短三十幾年，却在中國歷史上擁有極重要的地位。隨着地理封閉格局的打破，社會制度的轉型，思想束縛的解放，社會的文化和學術也開始了古今中西新舊融合創新的歷史過程，迎來一個百家爭勝、異彩紛呈的局面，直接表現便是名家輩出、佳作迭現，且其視野之開闊、學識之淵博、影響之深遠，為前代所不及，亦為後人所難達。

有鑒于此，我們從民國時期的經典著作中精選一批，以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之名將其影印出版。第一輯共收羅了三十四種著作，合三十冊，分為“學術”和“文學”兩部分。其中，“民國首版學術經典”包括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舒新城編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、王孝通《中國商業史》、胡樸安《中國文字學史》、李長傳《中國殖民史》、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》、呂思勉《歷史研究法》與《中國文字變遷考》（合一冊）、胡適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與劉師培《論文雜記》（合一冊）、呂思勉《理學綱要》、呂思勉《白話本國史》、柳亞子等編《蘇曼殊年譜及其他》、顧頡剛編著《妙峰山》等。

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，或為開一代風氣的創新之作，如舒新城的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，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學問題的專著，奠定了留學史研究的根基，也是研究有關中國留學歷史的必讀書目之一；如呂思勉的《白話本國史》，既是他的成名作，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；或為總結先賢、啟發後來的集大成之作，如梁啟超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這是一部闡述清代學術思潮源頭及其流變的經典著作，也是梁啟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，將清代學術從時代思潮的角度劃分為四個時期，並對每個時期作了簡要而中肯的評介，精辟分析了各個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不足，一經問世即受到讀者歡迎，並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的

入門必讀書；再如胡適的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，從古文的末路、古文學的新變、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、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，在傳承舊學的同時更開新路，為文學變革鋪墊、利導。

“民國首版文學經典”則包括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集上編）》、朱湘《石門集》、邱東平《火災》、王實味《休息》與歐陽山等《給予者》（合一冊）、徐志摩《徐志摩選集》、邱東平《第七連》、蕭紅《生死場》、張資平《紅霧》、張資平《飛絮》、陳夢家編《新月詩選》、徐志摩《雲游》與《志摩的詩》（合一冊）、弘一大師紀念會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、葉靈鳳《紅的天使》、朱自清等《我們的六月》、《魯迅傑作選》、郁達夫《迷羊》、胡適《胡適留學日記》、葉靈鳳《未完的懺悔錄》等。

文學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之事，其影響既遠且廣。叢書中所收，不乏當時的“暢銷書”，如蕭紅的《生死場》，甫一出版便轟動當時文壇；如張資平創作的言情小說《紅霧》、《飛絮》等，一版再版，暢銷多年；同時還有不少品種是現今流傳較少，甚至是建國後第一次影印出版的，如弘一大師紀念會所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，該書于大師圓寂一周年時出版，當時僅印發一千冊；如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輯上編）》，一九二八年首版發行，建國後一直沒有再版，已很難找到。

綜上，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內容包羅萬象，涵蓋詩歌、小說、散文、紀實文學、史學研究、理學、文學研究等方方面面，所選皆出自名家、大家之手，或為各學科奠基之作，或為集大成之經典，或為震動當時、影響深遠的傳誦之作，其中不乏流傳很少、極難覓尋的孤本，我們苦心孤詣，找尋到這些經典著作的初版本，原版影印，精裝制作，以饗讀者。

編者

二零一四年二月



現代書店發行

未定的
載
十
年
錄

葉聖陶

前 記

前 記

1

一九三三年春天，時事新報館的黃天鵬先生，要我給他們寫一篇按日連載的小說，說要通俗一點，以便吸引一般剛從舊小說轉向新文藝的讀者。那時恰巧書局的職務清閑多暇，一人住在一家公寓的樓上，便每天寫一段給他們，連載了約三個月，後來又由四社出版部印行了單行本。那便是「時代姑娘」，倒也有一些讀者。不過在連載期中，要每天寫一段，疏懶的我，却覺得很苦，同時報館的排字工人，也覺得很苦，因為這小說有時竟成了專電要聞，深夜稿子還未交到，要空着地位等待了。勉強結束之後，想到日本有幾位小說家能每天擔任三四種日報的長篇，知道這一定要有飽滿的精神和安定的生活才

可能，決不是我這樣疏散的人所能嘗試的了。

但是在第二年的冬季，應了朱曼華先生的約定，却又給「時事新報」的副刊「青光」寫起來了，所寫的便是現在的這部小說：「未完的懺悔錄」。大約也連載了三個月。當然，我仍是照着老例，每天傍晚寫一段，於是不僅弄得作者叫苦，連編者也叫苦。

這小說的題名和內容，本是就攤好了的，二八的前夜，曾在一個小刊物上發表過幾段，戰事發生，那刊物停了，於是我便也中止寫下去。在「時事新報」上發表時，前幾段是舊稿，以後便根據舊攤的內容繼續下去，不過其中也更改了許多，這一次是第二次嘗試這種情形了，每天一小段，每段要一個標題，字數要平均，標題要新穎，而且每一段之中，似乎還要有一個起首，有一個結束，雖然是第二次嘗試，比較有點把握，但是因為是每天

寫一小段，不僅時間匆促，而且主題有時也會岔開了去。

這小說裏的主人公陳豔珠，我寫的是一個沾染了都市浮華氣息，但是在內心還潛伏著一點良善的現代女性。許多朋友都說，寫這樣典型的人物，我該是擅長的。但這小說雖然也有些人愛好，但作為作者的我，却是不滿意的。我的本意，要用濃重的憂鬱和歡樂交織的氣氛籠罩全書，要寫出內心的掙扎，這願望都不會實現。

雖然每一段都是在匆促信手而成，但也有幾段文字，自己覺得還不壞，末一封信更獲得當時許多讀者的讚賞。

這類小說，我下筆時是力求通俗，避免了一些所謂「文藝的」描寫的。因此和我的短篇小說，看起來判然是兩個人的作品，爲了這，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該將精神浪費在這

類東西上，但我想與純正的文藝作品隔絕了的廣大新聞紙讀者，爲了他們，使他們能更進一步接受一般的文藝作品，我的這一點犧牲是值得的。

這小說裏，雖然作者用第一人稱出現，和書中人物一同登場，但這正是古已有之寫法，聰明的讀者不必大驚小怪。

一九三六年五月葉靈風記

未
完
的
懺
悔
錄

一 別發書店門口

「啊啊，葉先生！我果然能夠在這邊遇見先生了！」

一個九月深秋的下午，我在南京路外灘相近，別發西書店裏銷磨了兩小時以上的光陰，終於挾了一大包書滿載而歸的時候，才走下書店的階沿，就被人劈面用這兩句話將我攔住。

我抬起頭來，在我面前站着的，是一位着黑色西服的二十幾歲的青年；蒼白的面孔，瘦削的兩頰，蓬亂的頭髮下閃着兩顆充血的眼睛，一望就知道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文藝家的青年。

「啊，我知道先生是愛買書的人，所以才想到在這裏相候。雖然已經空等了四個整天的下午，但是終於給我等着了——請恕我冒昧，我有一件事要拜托先生。」

有一件事要拜托我？聽了這一句話，再對照着這個人的態度，我的靈敏的腦經，立刻用經驗告訴我，這樣的人在路旁用這樣的話來拜托我，決沒有旁的事，總不外生活無法解決，有一篇寫好的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，托我來介紹給什麼雜誌或書店出版，以便換幾塊錢可以買幾杯白水和麵包。因為用這樣的事來拜托我的人，大概都像當前的這位青年一樣，都是突如其來而又爲我所素不相識。

我當然不認識立在我面前的這位青年。

「啊，我真是太荒唐了，請先生原諒我的冒昧罷。我因為終於能夠遇見先生，所以

歡喜得有一點忘形，而竟忘記我是先生所不認識的人了。其實，先生真的不認識我嗎？

這句話問得我有點茫然了。我退後一步，向立在我面前的這位蒼白的青年再仔細的看了一眼。那青春還殘留着的消瘦的臉，那無心梳理的蓬亂的頭髮，完全是一個典型的時代青年。這樣的青年和我有一面之緣的很多，我實在無法記住每一個人的姓氏。

「抱歉得很，我們或許是見過，但是此刻我記不起你的貴姓了。」

聽了我的話，一縷慘淡的笑容忽然從對面的人的瘦削的臉上散出。在這深秋蕭瑟的薄暮中，吹着黃浦江上送來的寒風，這一種笑容使得我不禁渾身起了一陣戰慄，我連忙將外套的領子翻起，將外套重行裹緊了一下。

笑容漸漸的消去，他點了點頭說：

「先生或許是不認識我了，然而我們確實是見過而且談過話的。」

我將嘴唇咬了幾咬，眼望着從我身旁摩肩而過的往來的行人，然而我終記不起是否見過這個人。

他看出了我的困難。

「葉先生，這也難怪你，那已是三年以前的事了。先生還記得嗎？三年前的一個冬天的晚上，在新新酒樓的一家宴會中，有一個叫韓斐君的青年嗎？」

「怎樣，你就是韓斐君嗎？」

聽了他的話，像電影一樣，立刻從我腦中湧起了一幕久已忘去的往事。

一一 新新酒樓

三年前的冬天，在聖誕節將到的時候，有一位廣州來的文字之交的朋友，說是要創辦一種畫報，和那時正在流行起來的良友對抗，在新新酒樓請客。因為是相識的原故，我也忝為被邀的之一。記得那晚到的人好像很難，從商人失意的政客以至電影明星都有，而且其中還夾了許多沒有職業的（却不是失業的）青年紳士，據主人的介紹，這些都是熱心文化的先生。其實，大約就是這位朋友要辦的畫報的經濟後盾罷了。

在許多的賓客之中，主人特地介紹了一位青年紳士給我，說是剛從南方到上海來不久，是我的小說的愛讀者，希望能認識我一下。

「韓先生可說是你的崇拜者，可惜他不是小姐，否則早已愛上了你哩！」

朋友們的這種虐諷，雖是受慣了，可是當了一位陌生人的面前，便這樣取笑，真使我禁不住竟有點臉紅了起來，我連忙寒暄了幾句，急於將話題岔開了，問道：

「韓先生對於文藝很有興趣嗎？」

「祇是喜歡空閑的時候讀讀小說，說不上文藝的興趣。」

「以前在那裏讀過書的？」

「在廣州的中山大學讀過，在香港大學也讀過一年，不過漸漸覺得學識不一定要從課本上求得，而且我又無庸顧一張文憑混飯吃，所以近年索性不讀書，做無業遊民了。」